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五）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十有日。而未著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删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眞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

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蔀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其而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書。幷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卽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二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二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

所有。姑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謫書。其辭不詳。其與韓无咎尚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汪字誤。即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閩本已改正。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宰如閩本作崒如。疑當作睪如。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甯。豈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譜令人之卒在十一月。而閩本增十三日三字。此自有所傳也。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

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閩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略。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章句集註。疑作簡確精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卽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卽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卽詳說也。誤。李本無卽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尙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冊。餘卻續寄。則丁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

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不告而刊。年譜指或問疑與集註同刊也。○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時。已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尙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按文集答歐陽希遜問語。孟子凡體不言而喩句。凡數改方定。今說前說皆不如今本之的當。可知朱子之苦心矣。嘗謂此等處。皆宜抄出以示學者。○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註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爲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

語類李燁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爲記者之誤無疑也（遺說作周謨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無到三十歲四字）○又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卽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婚姻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略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燔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燔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

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閎中語略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語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卻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明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

氏。又幷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眞僞。其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敍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邪。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敍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幷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

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圖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傳流傳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蓍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

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邪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另有論後數條文多不載）

五月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卽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略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在二十三卷。）此與年譜所載意略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祕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候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籃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

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知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憮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敍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傅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按洪本無此兩條。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己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即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於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李本無詔皆從焉四字。云言於朝得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則亦同洪本也。）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

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設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留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鄒本已改正。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略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略。文義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敍。三十二卷則不以年敍。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尙可

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卽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尙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四十四卷。明侯文集序。或後人以定叟本改就序文。未可知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略。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足據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日曾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跋四百峽。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卽定叟四百峽。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略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未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既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爲朱子之本。定叟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

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未之見此皆有未可曉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黃氏日抄於經筵日義亦引朱子語此乃從文集方來非高軒集有此註語也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請祠兩乞宮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爲二月誤也今從李本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鏤板見乞頒降禮書狀中小帖子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云未詳備而欲申審者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寫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則兼有兩項而其書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年譜本之兩狀而所敍未明故附論之○又按增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敍於三月修學之下今依鄒本別立一條而統敍其事不更分析也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劄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劄已送使司指定則是已嘗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即具申泉司至庚子四月方奉文蠲減年譜此必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漕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

李本年譜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與行狀所載略同而小異。）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詭詞救解乃已。（洪本首增時大旱三字。大怒下增曰是以我爲亡也句。末云。宰相趙雄又改詭詞爲力爲。餘同李本。）

續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

按行狀止載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則見於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詭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譜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陳丞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陳行狀。（行狀云。某人疑卽朱子。至八年。罷判建康。薦本道守令五人。其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薦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傳請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傳幷以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

中書門下外省謂之後省。宋改參知政事。是時趙雄爲丞相。周必大爲參知政事。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惟與南軒不合。其爲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朱子聲望已高。上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誚詆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可知也。李本所云。趙雄詭詞救解。本於雄傳。而不載其語。洪本改詭詞爲力爲。蓋不識其意也。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所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旱二字。續通鑑并以移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爲救解之詞。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絕不成語。訛以益訛。可爲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傳。已爲淆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鑑舛誤益甚。今定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卻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看。卻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他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庚子六月。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卽是嘗有譴怒之意。幸密以見告也。東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爲忤。按降付後省。朱子以爲得之邸吏。其與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常調護。揆趙雄時爲丞相。新參周必大初參知政事。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言。不以爲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審其實。朱子與周參政劄子亦云。垂諭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宋史兩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而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雄詭詞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入本傳以我爲亡語。至周必大爲言。則兩本皆不之及。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

襲年譜也。今附載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參政三書。以證年譜之誤。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知所言。按師中福公子。南康於建康爲支郡故云爾。南康之除。本傳以爲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闕力薦之。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爲上意不欲其遠去。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薦也。本傳敍次亦未爲誤。而以過闕之薦與罷判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於此云。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乞宮觀狀。言禱雨備災。則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從閩本。

大修荒政。

李本略。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鄒本別立一條。今從鄒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略。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者。必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即斷其爲禪學。（與張呂書可考。）鵝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爲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可爲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見年譜。）南康來訪。或子壽之意。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靜白鹿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其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後敍詞。極爲謙下。故朱子跋語。亦亟稱之。壬寅子靜入爲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刪定官名。位略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自葱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既歸。講學象山。聲名益甚。徒黨益衆。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爲敵矣。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爲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爲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閔闢錄。陳氏學蔀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爲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爲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吾友朱湘濬。辨陳說極詳。見所著正學考中。）○又按子壽以己亥三月來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子之說。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曾移身。（見答呂伯恭書。）

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既卒朱子以文祭之明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爲白鹿書堂講義幾與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原豈足酬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朱子於南康日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二頭兩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答林擇之吳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仲書庚子後程注不詳何時然壬寅後多稱其官此只云陸丈當是庚子辛丑間也癸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膚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厲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惓惓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星子免錢未減納粟人尚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諭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爲舛誤今亦刪去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敍次最爲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溪曾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語俱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邪。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見文集仁說元注。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以上與洪本同。又載昨見奇卿敬扣以比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略不同。而無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丙申與呂公帖。亦刪去。○朱子文集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敍。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敍。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遣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東萊年譜。議成於戊子。博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續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

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掇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槩。俟後之學者考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爲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温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眞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卻有會容耐處。又云。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見與張敬夫書。）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湖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啓流傳之弊。與此略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爽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爽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邪。抑以祭南軒墓。乃遣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邪。此不可考。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暴亡也。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熹於是時憂臥田間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爲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誤續通鑒云王淮薦熹爲得之今從續通鑒改正李本無宰相王淮改先生至先生以二十字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云云同行狀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晝爲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略第一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晝爲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敍第二劄蓋舉其重者而末云所奏凡七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爲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敍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晝爲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奏劄多依行狀而間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略其誤處略爲補正載行狀於後而洪本則刪去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

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婺有應時行之者亦沿九年六月榜文今削去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幷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租秋苗丁錢。幷行住催。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爲太略。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壬寅六月罷。正月間正在政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王淮言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詳其語意。則非王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攻之。此語必有所據。疑爲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蓋婺衢爲還閩之路。由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己亥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云。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或與此同名。抑此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嶧。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倅。皆已逼替。其後守沈密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畏懼。不爾則百方措置。皆爲具文矣。朱

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爲言。行狀敍救荒太略。而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視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增入賈祐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於譜。而幷及留趙善堅許令令佐自陳嶽廟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可以或遺者。乃備載其目於後云。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壬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卽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丙午亦有來奉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爲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爲詳。而壬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蝗災在七月。修德政狀在其前。故狀言旱而不言蝗。行狀蝗旱相仍。蓋概言之。文集編次小誤。年譜有

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誤也今改正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合今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州許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并存之又考救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爲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敘九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言尤非是今並削去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爲小而回奏御筆則其事重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爲後法故不可以不書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鞫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府鞫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

九月回准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卽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幷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盡行釋放。是幷未嘗下紹興府鞫之也。行狀蓋小誤。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温州永嘉縣學。朱子巡歷。未嘗至温州。此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所據。今姑仍之。李本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一云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緡錢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一云。臣昨奏請給降糴錢一百萬貫。已蒙開允。應副三十萬貫。）續通鑑止載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鑑之誤也。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貫。此卽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元價一千五百文。今減作五百文。亦見奏狀。）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幷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奏狀所云。湊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不知後來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嵊縣。劾奏密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

勑朱熙績。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勑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次。自勑。五月勑沈宗一。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回奏御筆奏救荒書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嵊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勑唐仲友。奏巡歷沿路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勑王辟綱。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勑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準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卽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幷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卽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年譜。略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據鄒本補入。

十一月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答潘恭叔一書。潘書今刪去。○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子

約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浙學指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不滿焉年譜竟似以浙學爲東萊矣今雜採諸論浙學語而附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削去○辨浙學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凡辨浙學者悉附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紀故類聚於此後辨陸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於南軒先生其歿後深爲悼痛而歎吾道之衰蓋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狀云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騖於該洽則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歸則不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著述靡竟蓋同勉齋之說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張劉呂爲一類陸陳爲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而東萊自爲卷與陳葉一卷陳謂君舉葉

謂正則・而同父附焉・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載三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書解下・略敍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略載數語・並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迫無由得明・則元本當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爲李氏所刪矣・（李心古冲・爲陽明之學・自爲陸氏諱・其序中亦言之・不知同父何以不及・）然果齋語不及同父・豈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也・朱子之辨浙學・專爲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禍於東萊者・又云名爲伯恭・而實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盡從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弊・又豈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敍浙學陸陳大略皆同・（其太極解下・亦不載諸書・）惟於聞東萊訃・其下則有大略・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見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類悉正・其誤甚爲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十二月乙巳・五十六歲・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表亦好・但敍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敍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眞實錄・未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略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袁機仲語頗悉・末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爲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

意也。其謂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奬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尙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略也。洪譜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略。其自葱嶺帶來句。則削去。此固爲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闢錄。學蔀通辨。皆以爲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書。有顯道甚不以爲然之語。）閑闢錄。以頗不能平爲指象山。亦非是。至誠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蔀通辨。又以爲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乙巳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後也。（見陸象山集。）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爲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語錄云。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湯泳此說得之。）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聞訃當在癸丑正二月間也。湯泳錄

乙卯固不值其時。竇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闢錄云。哭之者故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固然。然謂其學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辨陳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二字。末又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略載與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兩條。而辨陸學則爲李古冲所刪耳。古冲序亦自信之。其辨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城所謂子產立良止之義耶。抑竟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同父。浙學則爲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雖云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亦略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敍此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爲一類。陸陳辨爲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有異說。而果齋敍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以浙學爲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見。姑記所疑於此。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末行於世四十字李本刪去爲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啓蒙後見與呂子約書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啓蒙序之後○著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本義啓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鄒本附註於啓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丁未後此亦未然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爲之編類其中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彼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澀難讀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其次輯之意又歷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云或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據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屑屑尋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刑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爲周相之功也續集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大甚可疑怪

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敍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尙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合。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傳之誤。今刱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祕書郎告命。辛丑直祕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知漳州准告。封婺源男。落職罷祠。皆無告命。）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爲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申前請。凡歷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爲闕略。今定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删上慰勞甚渥五字。與淸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盡用行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爲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末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時曾覿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李錄及行狀本傳。而年譜異同。則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敍甚明。行狀但言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勅本部郎官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勅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敍與辭免狀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略爲改正。已載奏狀。故洪譜亦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孝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卽如封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以此。而遽有林栗之勅。孝宗雖云。栗

言似過而亦不以爲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又度朱子之未必就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爲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之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卽許。而不必其來也。詳觀前後所謂受盡言而不以爲忤。而實未有嚮用之意。朱子所以徘徊而不敢遂進。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爲邪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爲之時哉。於此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幷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餘皆略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較李本爲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奉郎卽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江西提刑。其啓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

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已酉正月辭免祕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爲逆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敍。較行狀本傳爲詳。皆本之李閎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論。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適上疏以下。則具於本傳。（胡疏又增數語。晉臣本傳亦無之。）晉而敍次亦不合。其詔某入對等語。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臣之疏。林栗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爲兩罷之策。本傳敍次極明。（行狀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蓋略相前後也。）而年譜倒其次。今依本傳改正。（葉適以下。定爲洪本。）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即與封事并上。據續集與黃直卿書。乃十一月初七日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爲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疏入之明日除

李本僅云。葉適疏極言栗以私意劾某。所言不實。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餘俱同。

說書。宋史之誤。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汚染。但以惑溺近習。不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爲之志。此爲根本之蠹。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栻、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龔茂良以首參迄不得相。而一與曾覿忤。遂至貶死。朱子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年往歲徂之歎。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概用李錄。與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刪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爲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尚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其重也如是。李本刪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

本依行狀爲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故不更及。所附楊復語。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說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敍趣奏事。事各以類敍。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其義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非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有爲而發。非學者前此皆未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爲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歿。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逮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賓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蔀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

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當表而出之。○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爲據。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祕閣修撰狀云。除祕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本止云除祕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帥書。在乙巳。尙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己酉而後定耳。詹帥刻語孟集註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己酉而後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者。但於文集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祕閣修撰告命。年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删。然至辛亥始受祕閣修撰職名。亦不云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歷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除獨無之。是時留正爲右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留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十一千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錢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曾除。而本州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末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見經界諸狀。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爲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略有異同。泉州以爲不可行。汀州以爲可行。但得泉州回報。而朱子建議最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計其期。當在八九月間。六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俟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敍於奏行

經界法之下。其語略而不明。又謂幸其有是奏。亟啓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前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此蓋因陳安卿錄而誤。今俱削去。洪本後別立多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爲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至幸其有是奏。則又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按劾黃岌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罷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爲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鄒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略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錄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即道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既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略有異同。而亦不

能致辨。近閩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賜禮書。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儀。並行鏤板。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賜。故莫之省。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敍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按南康有請頒賜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略有不同。此所考正。則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今無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爲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李譜。語復蔓不可解。其敍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取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一事。行狀所敍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敍吳禹圭。蓋略之也。本傳最爲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敍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按尚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經界。奉旨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

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茶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即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而前指揮專委陳某監督。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敍於奏行經略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語附焉。亦復不明。故錄申司狀及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

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鼇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李本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下。今按趙書乃極論招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删去。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最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末卽爲允之依李洪本作亟啓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嘗申孝宗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叅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錄五月二日脫十四二字。刻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爲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卜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召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留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爲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似皆以得褒語而後受之。雖

皆本之行狀。然揆之朱子之意。疑未爲合。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而不錄其書。按與留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文集又與黃直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誤。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不以爲然。故置不答。又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爲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壬子書其來訪。略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吳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

删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留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略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語錄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尚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寧辭免狀敍次最詳他狀有不詳敍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廣中回本之語錄行狀本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蓋疑之也閩本删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留丞相書則此條留丞相所薦而語錄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詔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删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爲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雩右手。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末言代者。乃毀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即聞移鎮。王謙仲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言。又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別集與劉智夫書云。饒宰爲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即改建不容別爲之名。又不容別有匾榜。豈嶽麓未改建。而饒宰別爲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文集答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卻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

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熹以收召去郡曾未兩日卽聞大蠹移鎭是邦又云湘西精舍溝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匾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較李本爲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率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甯宗卽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譙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李本略。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而行下。僅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年譜超躐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祗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見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齋元本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爲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既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並行狀。李洪兩本略同。俱不載。○文集係銜供職狀。其敍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略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皇恐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爲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講郎。誤。賜紫金魚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著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又按此事元系面奏。後兩日入劄子面奏。當卽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紘傳。甯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徙紘爲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甯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作六日誤。）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蓋追用朱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布衣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略而不明。禮志所載爲詳。葉翥等議。從紘所請。參以典故。於六月

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皆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禫祭令禮官檢照朝禮制施行則明言不用孝宗之制似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胄用事羣小洶洶以攻僞學爲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甯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如詔言只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又言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殊違慕之心有所未安至皆欲存其名也）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凉衫視事而不云甯宗何服皆爲闕略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或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具事之始末云○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書奏稾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爲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閩本云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文公言也此後人以續通鑒改入者今削去

瑞慶簡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今改正○按宋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卻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子貼黃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爲卻賀表而三年之內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內言年譜合兩劄子爲一非其實也今改

正。○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卻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最略。李本依行狀略有增入。惟洪本爲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德疏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刪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

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鄒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敍於上廟祧議之前。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祧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預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行狀云。廟堂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云。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不合。今考面奏劄子云。已申尚書省。不知已未達聖聽否。

乞宣問詳賜覽觀。並下此奏付外詳議。又議祧廟劄子云。未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詔意云。廟議劄狀並圖。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卽以臣所進議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爲明白矣。蓋議狀之上。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聞。則亦以議狀進呈矣。面奏劄子。已未達聖聽。蓋初被宣召未見上之語也。年譜楊後取文書一卷。與李閎祖錄。文字旣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略而不詳。遂啓年譜之疑。又因李錄文字旣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旣不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及此者。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閩本刪復奏疏論之五字。爲是。今從閩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於此。李閎祖錄亦附於後。語錄先生獨建不可祧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旣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爲不可。旣退。而政府持之益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說。乞且從禮官初議。爲樓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李閎祖。

戊辰。入史院。

洪本有按語錄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錄增。非本文也。今載語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今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徑遣內侍。亦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放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李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爲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綴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爲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年譜注。亦分爲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已卯庚寅間已行。至壬子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塗也。遂行二字誤。今刪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戊寅奉御批。具狀奏謝。即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啓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則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

深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卽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力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爲正月也。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

年譜遇遞之同人行狀同。按別集答劉德修書云。得遞之家人。爲遞尾好遞之占。若遞之同人。則止占遞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爲無義。今刪去。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攢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祗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狀例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俱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鐫職名。考文集無之。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鐫職。則文集無此語。又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統敍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允祕閣修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鐫職名。蓋爲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刪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傅伯壽行詞。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閩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褫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省闇聞之。聞字或是衍文。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毀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

本略刪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按行狀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某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臺爲胡紘所授。所載爲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人余嘉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錄亦有某如今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合。而續通鑑漫採入之。閩本年譜。乃據續通鑑以改李本。甚爲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余嘉兩疏。皆不知所據。竊疑爲陽明後人依倣撰造以詆朱子者。近人無識。輒以附之年譜中。愚陋至此。亦可憐也。）○閩本先是臺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通鑑。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鑑大罪有六爲論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錄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董銖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略而附辨之。洪譜云。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恐其涉清要。唆林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采、施康年詆爲僞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詆先生之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鐘、何澹皆附和之。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僞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唆者。其敍林采、施康年、京鐘、何澹俱與

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爲待制。此皆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熹後來未及刪改。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

按通解刻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鄒本從何得之。豈猶及見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鄒本錄入。而並載通考於此。乞修三禮劄子。以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應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據此則年譜所載爲是。凡年譜所增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爲無據而略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則謝表卽在正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別錄。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李本無據。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遞到月日告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刪去。表云。閱時旣久。祇命惟新。又云。勅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間。○閩本於戊午冬別立一條云。落祕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卽

落職罷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語有不同。非兩事也。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語錄。朱子別季通於淨安寺。不言會宿寒泉。其時問參同契。卽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別蕭寺。而無會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衞甚嚴。未必與朱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錄改正。○年譜自州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錄會別淨安寺增入之。今錄蔡本傳語錄。而年譜則刪去。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於春陵以下。皆從洪本。按拜命餞別兩條。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刪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至其後竟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爲是。自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爲之哀慟。李洪本同。自季通從先生遊以下。李本止載數語。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季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季通以沈繼祖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譁。則李本與洪本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傳不同。今大概從洪本。而其繁冗處。則一切俱刪去。○續通鑑載此。皆雜採諸書。而不無舛誤。閩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略不載。而附辨之。按續通鑑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爲

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疏云廣信鵝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嘉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嘉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蟣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續通鑑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竴季通。皆以沈繼祖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鑑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鑑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竴。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月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刪去。今從李本。○按蔡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今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稟百餘段。則文集無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稟百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當是戊午已命門人分爲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

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楫之言婉而深。故錄之。李丞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刪楊跋。蓋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又有楚辭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書韓文考異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辨證前題署云。慶元己未三月。集註辨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辨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楫爲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錄。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爲楫跋所誤耳。沈莊仲錄在戊午。或考異之成在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辨證前題移之己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刪去。○楚辭辨證前題。署慶元己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楚辭集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刪之。集註或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李微之語錄序。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然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今從李本削去。○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云云。洪本改誠意章注同。而去先是爲諸生一句。閩本皆同洪本。大抵皆後所增修。未必勉齋元本也。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還至樓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爲諸生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乃大書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爲末後傳付之祕者。又截爲學之要數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止載改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等語。皆不之及。足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爲元本。祝穆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爲據。今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及李本從夢奠記。明與

行狀不合。而穆父之辨略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黃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補緝二字作踵字。當用書儀乎下云朱子搖首無曰疎略三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頷之又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刪削。此修刪削爲多。亦不可曉。○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錄曰。復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悲奠記而疎略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詞語則異。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改。而非其眞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與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最詳。而於此書則略。李洪兩年譜本略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寄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兩語。與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爲元本。今錄文

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顏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甯。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幹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卻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之審愼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爲寄。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其爲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人必有舉是以爲證者。不可以不辨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鑑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按續通鑑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百言。宋史止舉其略。不知續通鑑所載出於何書也。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寺在焉。蓋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鑑云。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傳。某既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續通鑑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季子敬之謂家禮久亡。葬之日。有士子攜來因得之。亦可知會葬者固多人矣。續通鑑

雖本之李燔傳。然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爲正。

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缺反躬一條。向每疑之。考新閩本。乃知纂大全者所刪。而洪亦不能補也。後兩段亦不當刪。今並據閩本補入。